《火燒長壽寺》——19 世紀香港的粵劇時事新戲

林國輝

鴉片戰爭（1839-1842）以後，清廷被逼割地賠款，開放五口通商，外國新式事物陸續在這些通商口岸出現，其中新聞報刊在消息傳播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時事成為居民的日常談資，同時亦啟發戲園主人把這些新聞改編成新戲，吸引觀眾買票入場觀看。究竟近代以社會新聞為題材的時事劇最早見於哪裏呢？不少研究者認為同治九年 (1870) 在上海出現的《張汶祥刺馬》是文獻所見上海最早一齣時事新戲[1]，但亦有論者認為，1887 年在上海丹桂茶園公演的《火燒第一樓》才是「第一齣在上海京劇史上留下影響的『時事新戲』」[2]。

至於粵劇時事劇出現的時間，聞朔教授多年前在《南國紅豆》雜誌上撰文，認為 1884 年廣州《述報》刊載香港普樂戲園的演劇消息，是當時所見最早有關粵劇現代戲的報導[3]，這齣戲以當時仍在交戰中的中法越南戰爭作背景，亦可看作是時事新戲。然而筆者翻閱香港早期報刊資料發現，早於 1881 年普樂戲園已經上演時事劇《火燒長壽寺》，故希望藉此短文，介紹香港新聞報刊、戲園經營環境與時事劇的關係。

一、香港報刊上的戲園新聞

香港是中國現代報業的誕生地之一，開埠初年已經有 *The Friend of China*（1842 年）、*The Hong Kong Register*（1843 年）及 *The China Mail*（1845 年）等外文報章，其後《遐邇貫珍》（1853 年）、《中外新聞七日報》（1871 年）及《華字日報》（1872 年）等中文報章亦相繼出現[4]，其中《循環日報》於 1874 年創刊，是由華商出資籌辦兼且由華人總管其事[5]，主筆是近代著名政論家王韜。

香港早期報刊的主要內容為廣告、航運消息和社會新聞，同時亦有刊載其他通商口岸的消息，然而當中涉及戲園者，則多為竊案、樓房意外或外國貴賓在園內賞劇的情況，部分更被上海《申報》所轉載[6]，其中較為特別的，是華人戲園經常在外文報章刊登廣告，標榜由第一流華人演員 (First Class Chinese Actors) 演出[7]，相信當時訪港的外國旅客及本地外籍居民，都是戲園希望爭取的潛在觀眾群。

當時戲園演戲一般分日、夜兩場，日場時間為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夜場可能由於照明方面的限制，表演時間較短，通常在晚上 6 時或 7 時開場，演至 9 時結束。綜合早期戲園廣告來分析，一般戲班會演出四個晚上，演出期最長的則是演出 11 日[8]，除了廣東戲班以外，戲園還會安排京班，甚至有魔術師表演[9]，亦有外籍伶人在戲園內獻技。[10] 而從有限的資料僅知當時曾上演《指日加官》、《六國大封相》[11]、《八仙賀壽》、《天姬送子》[12]、《阿蘭賣豬》[13]、《忠孝烈》和《狐鬼相鬥》[14] 等戲曲劇目。

1860 年代香港島上的華人戲園，以位處太平山的「同慶」和「昇平」最具規模。及至 1870 年高陞戲園在西區新填地開業，遂成鼎足而立之勢。報刊新聞指當時戲園之間出現激烈的競爭，甚至要打割價戰來爭取觀眾。[15] 昇平戲園首當其衝，承租者陷入了困境，1874 年改由朱植和簡求接手經營[16]，但仍然不能扭轉困局，一年多即虧蝕近萬港圓。[17] 到 1876 年 6 月租約期滿，業主一方面登報放售戲園[18]，同時嘗試引入侏儒表演，試圖挽回頹勢[19]，可惜最終也徒勞無功，戲園終在 1877 年由鍾錦貞（Chung Kam Ching) 購入，改名為普樂戲園繼續經營。[20] 現今所知的早期時事劇都在這個戲園內公演，這可能是戲園易主後，新業主為了吸引觀眾，積極引入新戲所致。

清政府不容許演出涉及「本朝事例」的戲

本[21]，故此時事新戲在通商口岸以外難以發展，加上地方官經常因各種考慮而禁止演戲，香港的戲園則沒有這些限制，故無論在維持戲班生計，還是開發新戲方面，都能夠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1880 年代出現的兩齣時事劇——聞朔教授介紹以中法越南戰爭為背境的「現代戲」，以及下文介紹的《火燒長壽寺》，都是在這種獨特的環境下誕生。

二、火燒長壽寺的經過

長壽寺位處廣州城南[22]，建於明朝萬曆年間 (1573-1620)，是廣州五大佛教叢林之一，寺旁水池直通珠江，其中建有懷古樓、離六堂和半帆亭。道光十九年（1839），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寺內設官收繳鴉片煙膏及煙具，太平天國期間廣東天地會乘機起事，行商伍崇曜亦在寺中設局籌餉，共得五百餘萬兩。[23] 咸豐十年（1860）兩廣總督勞崇光在寺內補刻《皇清經解》，寺中有補經堂和勞崇光的肖像。[24]

長壽寺是文人雅士消閒的好去處，也是廣州外籍旅客的熱門旅遊地點。亨特 (William C. Hunter) 在《舊中國雜記》中記載，該寺接近外商進行貿易的十三行而且甚具規模，站在遊廊上可遠眺懷聖寺和光塔，故經常有外籍遊客到來觀光，寺牆上就有 1760 年代來華外國船員的塗鴉。[25] 然而寺外是廣州著名的玉器墟市，附近的洪壽里又有不少手工藝作坊[26]，故此經常有失業農民到來尋找機會。[27] 大量地攤商販和各式閒雜人等聚集寺外，難免出現各種混亂和爭執，外籍遊客更經常受到騷擾。

清代中葉廣州寺廟香火鼎盛，但婦女在修齋建醮期間到寺內參拜，卻引起各方的批評，一方面認為齋醮是僧侶斂財之舉，另一方面則指責寺方容許婦女在寺內通宵停留，實在有傷風化。[28] 清政府以端正人倫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限制婦女在公眾場所的活動，同治八年 (1869 年) 御史錫光就曾奏請要「嚴禁五城寺院演劇招搖婦女入廟，以端風化一摺。」[29]

光緒五年 (1879) 姚覲元調任廣州布政使司，認為必須要改正風俗，遂於 1881 年 6 月 12 日 (光緒七年五月十六日) 和按察使司倪文蔚聯名刊出〈禁婦女入寺燒香告示〉，其文云：

> 欽命廣東布政使司姚　欽命廣東按察使司倪　為嚴禁婦女入寺燒香以維風化事：照得男女之防，古今通禮，行必異路，授受不親，所以別嫌明微也！本司偶過觀音山，見有男女成群，焚香膜拜，已覺駭然，乃省城光孝、華林、海幢、大佛、長壽諸寺，無不如是。廣東習俗溺於福田利益之說，以佞佛、飯僧、諷經、修廟為功德，一若富、壽、多男皆由求佛而來，無知婦女相率效尤，艷服冶容，題緣賽願，男女混雜，大會無遮。甚至祝髮皈依，捨身供役，傷風敗俗，莫甚於斯！訪得本年初旬，海幢寺僧招引婦女多人修建齋醮，夜以繼日，眾觀如堵，物議沸騰，以致遊客與寺僧互相角口，幾生事端。惡習相循，殊堪髮指，本應聞風掩捕，又恐不教而誅，合行出示，為此示，仰該管官吏及軍民住持人等知悉。嗣後婦女各宜靜處深閨，恪守女誡，如有仍前遊冶，託為禮懺還願，入寺燒香，婦坐其夫，無夫即坐本婦；女坐其父，無父坐其兄弟。僧道尼姑不行拒絕，敢於招惹，該地方官一併鎖拏到案，盡法處治，枷示通衢，決不寬貸。該管地方官容隱不究，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地方官亦必議以應得之咎，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光緒七年五月十六日示。[30]

此舉得到地方士紳支持，更建議把禁令刊刻成碑石，豎立在五大叢林，以及城門及白雲山、越秀山等寺廟雲集的地方，以作警示。[31]

然而各寺廟並未有嚴格執行禁令，1881 年 8 月香港報章報導有僕婦從華林寺步出，好事之徒出言嘲笑，幾生事端。[32]11 月 15 日更有官宦之家女眷不理禁令，攜同少年到訪長壽寺，惹來寺外群眾指罵，寺僧驅逐好事之徒，並帶引領婦女到寺內躲避，終引發衝突，有人乘機擲石，進一步指控和尚在寺中禍藏婦女。僧人本欲帶女香客從後門離去，

卻被廟後群眾發現，反藉機闖入寺中大肆破壞，推倒後牆及放火燒寺，火勢幸及時救熄。事件一直持續至第二天凌晨，官方加派兵勇鎮壓，據報對峙期間官兵開槍擊傷多人，民眾遂移師至西營外集結，最要由南海縣令徐賡陛等到場開導，答允賠償傷者，加上當時降下驟雨，民眾才陸續散去。[33]

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有大批群眾在長壽寺聚集，並拆毀後門入內搜掠，破壞客堂、庫房、萬佛閣、藏經所、香積廚和僧房。據說有民眾從密室中搜出婦女衣飾物品，更加刺激各人情緒，下午把搜得物件集中在一起焚毀，並殃及藏經樓及大部分西邊禪房，事件中長壽寺東、西兩邊樓房都受到破毀，只有大雄寶殿和外門倖免。最後廣州城出動維持治安的安勇，由鄭心泉帶領五百人到場驅散民眾，事情才告一段落。[34]

徐賡陛後來的稟報卻指，縱火者是從寺廚中取得火油「順手燃放」，沒有提到搜到婦女服飾一事，又指「當時閑人麕聚，竟有萬數千人，俱係圍繞旁觀，未見搶攫情事。」[35] 他自稱當時沒有緝兇的憑據，為免株連無辜，所以無即時拘押任何人，但這祇是砌詞為自己開脫。

三、時事新戲《火燒長壽寺》的誕生

火燒長壽寺是震動粵港兩地的新聞，事發不足一個月，兩廣總督張樹聲及廣東巡撫裕寬作出裁決，廣州府知府饒世貞及廣州協副將黃龍韜記過一次，南海縣縣令徐賡陛及廣州協左營都司司徒驥記大過一次，西關保甲局委員劉宗琨及西關千總馬錦華被撤職，西關團練局的紳董則受到公開訓斥。[36] 這次騷亂造成嚴重破壞，數百年的古剎叢林變得滿目瘡痍，兩名被視為禍首的民眾遭公開處決，行刑地點就在長壽寺前三拱門內，寺僧則罰枷號一年[37]，佛門清靜地變成刑場，寺僧要在寺前枷號示眾，這是對長壽寺來說，實在是十分嚴重的懲罰。

當時輿論多認為事件源於寺僧不守清規，無視地方官員嚴禁婦女入寺燒香的禁令，加上他們一直自恃與官紳關係良好，經常與民眾發生磨擦，深埋積怨終引發騷動。事後兩名平民被判處極刑，寺僧卻只罰以枷號，大家都認為有欠公允。加上各大叢林互通聲氣，事發後曾藏匿長壽寺犯事僧人，審訊期間又試圖攔截地方大員的轎子請願[38]，判刑後更有僧人到南海縣衙要求釋放僧人[39]，愈加觸犯眾怒。

長壽寺騷亂在 11 月 15 日至 16 日發生，事發後約兩星期，當案件仍在審訊，普樂戲園就把事件搬上舞台，並以《火燒長壽寺》為名在 11 月 30 日正式公演。這可能是班主希望利用社會新聞的宣傳價值，也可能想藉演戲表達對案件的一些意見，加上當時演戲不一定要有劇本，演員只靠簡單的提綱，就可以即場發揮，甚至自度曲詞。[40] 這種表演技巧方面的彈性，亦促成時事劇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在搬演到舞台上。

《火燒長壽寺》在普樂戲園公演時吸引大批觀眾入場，不單座位全滿，更有不少觀眾擠逼在人堆裏站著觀看。當大家看到官差拉人及處決罪犯一幕，都破口大罵，最後一鬨而散。[41] 同慶戲園預告在 12 月 3 日公演同一劇名的戲劇，引得大量觀眾買票入場，開場前戲園內人山人海，或許是拍觀眾再次起鬨，戲園臨時以尋常劇目取代，最終被觀眾指責貨不對辦，大肆搗亂，甚至走到舞台上找班主理論，期間有人被推倒受傷，群情更加激憤，最終要由警方到場鎮壓。[42]

雖然當時報刊沒有詳細介紹這套時事新戲的具體內容，但仍有「毀拆」、「官差獲有數人」及「倡首」被「立即處決」等字眼，可知其以廣州長壽寺騷亂作主題無誤，當時報章亦云：「港中士女，皆耳曾聞有是事，目未得覩其狀，爭先恐後，薄言往觀，遂致座上擠擁異常。」[43] 可知觀眾已經耳聞其事才買票入場，正是希望透過劇場演出親覩事發經過。報章輿論則認為觀眾的反應正是公道所在，以及民心好惡的寫照。[44]

從上文可見，無論是從戲班班主、觀眾，還是報刊編輯的角度，這類時事新戲實在有它的功能和價值。班主希望透過公演具宣傳價值的新劇賺取回報，觀眾則在戲園內重溫熱門的社會新聞，嘗試進一步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這些新劇內容是由報刊傳遞予讀者，從而被讀者所認知，而當社會事件在舞台上重現時，觀眾對事情的反應，正好是回饋報刊編輯，向他們確定報刊新聞的影響力。

四、結語

過去有關粵劇現代戲的討論，多認為要等到志士班在 20 世紀初出現後，粵劇進入改革階段，才有大量的改良新戲湧現，而這種以反映時弊為宗旨的現代戲，亦成為這一時期粵劇發展的標記。[45] 然而從現今留下來的報刊可以看到，為了爭取觀眾，普樂戲園早在 1881 年及 1884 年就已經公演《火燒長壽寺》和一齣有關中法越南戰爭的時事新戲，可說是這類戲劇的先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1910 年 9 月優天影劇團與其他志士班在上海舉行聯合大會串時，亦曾演過《火燒長壽寺 • 和尚鬧學堂》一劇。[46] 筆者尚未見到有關此劇的詳細資料，但從劇名上看，這可能是講述 1881 年及 1905 年長壽寺兩次被官方查封寺產的劇作。事實上，20 世紀初長壽寺只餘下大雄寶殿、鐵汁堂及三拱門等設施，部分被用作農工商會的閱書處和時敏學堂的校址，後來農工商會打算把飯堂併入閱書處開辦商業學堂，引發寺僧在 1905 年 2 月搗亂學堂，圍攻農工商會設施一事。[47]

最後，兩廣總督岑春煊在 1905 年 5 月下令長壽寺所有寺產入官 [48]，寺廟被拆卸，用作收租的寺產全被充公。但寺廟被拆毀後沒有改建為學堂，反而因其位處繁華之區，交通便利，故被規劃成廣州城的新區，街道和樓房仿照香港規劃 [49]，其上更新建有一所新戲院，建設和座位亦是「悉仿香港戲院辦法」[50]。從火燒長壽寺啟發出一齣時事新戲在香港戲園上演，到最後長壽寺被拆，部分地方被用作建興一所新戲院，這恰好是長壽寺事件最堪玩味的一個結局！

現存有關廣州文史的書刊，甚少提及長壽寺被毀的故事，反而刊載清末詩詞、歌謠和勸世文的《改良嶺南即事》，卻收有〈火燒長壽寺官禁婦女入寺做法事〉詩作，足證這件案件當年甚受社會各界關注，謹錄四詩如後，為全文作結。

（其一）

莫去叢林種福田，長官真個管嬋娟。如今縱遇盂蘭節，紅粉無人拜佛前。

（其二）

佛前從不聚邪魔，四大天王呵護多。誰料威靈難禦侮，任教劫火藝彌陀。

（其三）

彌陀弟子歎無家，一樣飄零似散花。卻悔當年住長壽，袈裟何事太奢華。

（其四）

奢華應是鑒從前，興廢由來半屬天。寄語西山諸佛子，好明心性伴枯禪 [50]。

註釋

[1] 胡曉明主編，《近代上海戲曲繫年初編（1840-191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 56。

[2] 林幸慧，《由申報戲曲廣告看上海京劇發展》（台北：里仁書局，2008），頁 125。

[3] 聞朔，〈早期的粵劇現代戲〉，《南國紅豆》，1997 年第 6 期，頁 36。

[4]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90 至 126。

[5] 〈本館日報略論〉，《循環日報》，1874 年 2 月 4 日。

[6] 《申報》早期主編錢昕伯是王韜女婿，報上經常轉載香港華文報刊上的新聞，包括名人到訪戲園的消息，例如〈俄皇子在港觀劇〉，《申報》，1872 年 10 月 15 日。

[7] 同慶戲園自開業之日起，就持續多年在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中譯《孖剌報》）上刊登廣告。

[8] 《孖剌報》1871 年 1 月 4 日廣告中載，有戲班在 1871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3 日期間在同慶戲園演出，但一如其他廣告所聲明，當時星期日需要停演。

[9] 馳名海外的魔術師朱連魁就曾在香港戲園獻技，見《1893 年東華醫院徵信錄》頁 50。

[10] 1880 年 5 月 3 日《循環日報》就提到普樂戲園發生意外，有外籍女伶受傷。

[11]〈俄皇子在港觀劇〉，《申報》，1872 年 10 月 15 日。

[12]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3 April, 1870.

[13] A. Lister, H.M.C.S., "A Chinese Farce,"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 Vol. 1 No. 1 (1872), pp.26-31.

[14] 原見成島柳北，《航西日乘》，載於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頁 177。

[15]《香港時報》(*The Hong Kong Times*)，1873 年 6 月 16 日報導。

[16]〈昇平戲園告白〉，《循環日報》，1874 年 6 月 26 日。

[17]《德臣報》（*The China Mail*），1875 年 8 月 24 日報導。

[18]《孖剌報》，1876 年 6 月 29 日，物業放售廣告。

[19]《孖剌報》，1876 年 7 月 11 日，廣告。

[20]《孖剌報》，1891 年 5 月 5 日，

[21]〈戲園掃興〉，《申報》，1875 年 12 月 10 日。

[22] 編者按：廣州長壽寺位於廣州西關長壽路。

[23]《廣州十三行滄桑》編輯委員會，《廣州十三行滄桑》（廣州：廣東地圖出版社，2001），頁 211。

[24] 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294-296。

[25] 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頁 264-270。其中記述了外藉訪客在寺外經常受到騷擾，而他亦從朋友信中得知長壽寺在騷亂中被毀。

[26]〈長壽寺滋事〉，《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18 日。

[27]《廣州十三行滄桑》編輯委員會，《廣州十三行滄桑》，頁 211。。

[28]〈論禁婦女入寺燒香〉，《循環日報》，1881 年 6 月 30 日。

[29] 原見清實錄館，《清實錄 • 穆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五十冊)，頁 757。現轉引自陳仕國，〈角色、身體與空間：晚清民初禁戲與戲劇觀演形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 7 月，第 34 卷，第 4 期，頁 22。

[30]〈禁婦女入寺燒香告示〉，《循環日報》，1881 年 6 月 16 日。

[31]〈勒示佈啟〉，《循環日報》，1881 年 10 月 26 日。

[32]《循環日報》，1881 年 8 月 3 日。

[33]〈戲園掃興〉，《申報》，1875 年 12 月 10 日。

[34]〈佛寺滋事續聞〉，《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18 日。〈旁觀閒評〉，《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19 日。

[35] 徐賡陛，《不慊齋漫存》，卷 7，頁 37。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751 冊，頁 594。

[36]〈憲示登錄〉，《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14 日。

[37]〈寺前正法〉，《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14 日。

[38]〈寺僧上控〉，《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26 日。

[39]〈拘留寺僧〉，《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29 日。

[40] 伍榮仲、陳澤蕾重編，《粵劇六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出版，2007），頁 86-87。

[41]〈開演新齣〉，《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3 日。

[42]〈演劇滋事〉，《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6 日。

[43]〈演劇滋事〉，《循環日報》，1881 年 12 月 6 日。

[44]〈佛寺滋事續聞〉，《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18 日。〈旁觀閒評〉，《循環日報》，1881 年 11 月 19 日。

[45] 謝彬籌，〈清末民初的粵劇改良活動〉，《學術研究》，1982 年，第 1 期，頁 82-92。另見黃偉，〈「志士班」與粵劇地方化〉，《戲劇文學》，2009 年，第 3 期，頁 62-68。

[46] 黃偉，〈近代上海的廣東「志士班」〉，《嶺南文史》，2008 年，第 2 期，頁 21。

[47]〈長壽寺毀學鬧事彙聞〉，《華字日報》，1905 年 2 月 28 日。

[48]〈續錄岑督批長壽寺毀學案〉，《華字日報》，1905 年 5 月 17 日。

[49]〈長壽寺改建商場〉，《華字日報》，1905 年

11 月 2 日。〈長壽寺商場工程〉；《華字日報》，1906 年 5 月 2 日。

[50] 〈長壽寺戲院開演之先聲〉，《華字日報》，1906 年 7 月 16 日。

[51] 編者不詳，《改良嶺南良事》(香港：陳湘記書局出版，年份不詳），頁 64 。

長壽巷

長壽巷在西郭外舊於萬厤閒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爲綺空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竝池而南緣岸皆荔支龍目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下爲離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窅如吳越閒寺有拈花釋迦像餘以黃金珠玉珅琭瑪瑙琴瑟之屬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圖1、王士禛撰，〈廣州遊覽小志》，頁239。載張潮、楊復吉、沈楙惠等編纂，《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37-239。

广州

长寿寺被毁

布利克豪斯（Bleak House），1881 年 11 月 16 日

长寿寺今日被暴徒捣毁，刻下仍在焚烧。该寺包含数座精美的殿堂及亭阁。较大的殿堂都建在白色大理石的基座上；通上殿堂的台阶亦为白色大理石砌成。台阶两侧的扶栏均饰有刻工精致的圆形浮雕图案，此外还有许多富丽豪华的装饰。寺在城西郊区，周围空阔；与五百罗汉寺（Temple of the Five Hundred Genii)[1]遥遥相望。

寺院一带街坊早已有骚动的迹象。至少在 1835 年，连我在内的一行五人就曾经被施暴。五人中除我之外有我的表兄弟哈撒韦（Hathaway)、亨特和另外两个人。我们被接纳进该寺的围墙之内，才勉强获救。当暴徒在大门外骚动时，僧人带我们去到一个远离前门的偏僻小门，我们于是急急逃回商馆。

圖2、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79-80。